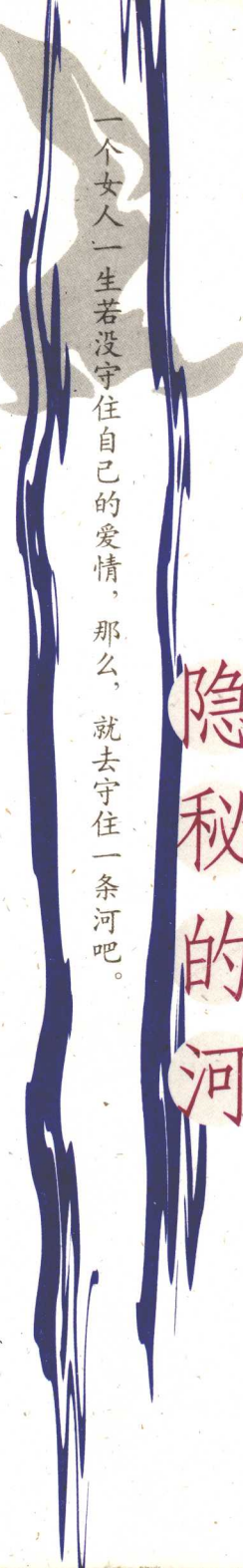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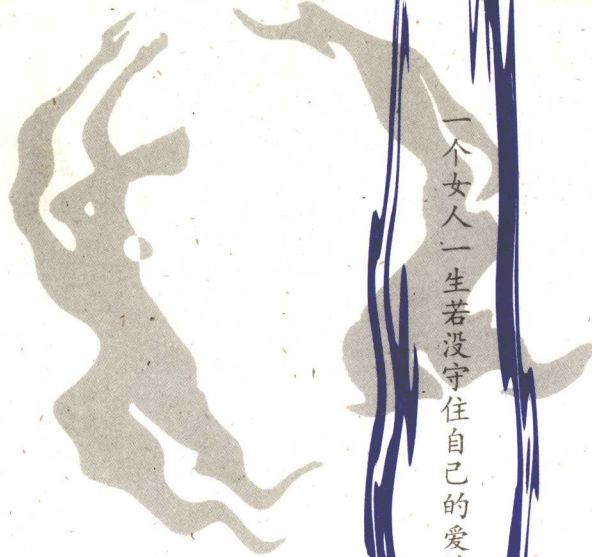


张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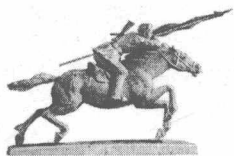
隐秘的河

一个女人一生若没守住自己的爱情，那么，就去守住一条河吧。



隐秘的河

张 方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秘的河/张方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033-1775-2

I. 隐…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0233 号

书 名: 隐秘的河

作 者: 张 方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装帧设计: 苏 馨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75-2/I·1372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后 记

今天一大早，阴冷的南京拉响了“防空警报”，到处都在进行防空演习，一种躲避战争之难的演习。而人类却难以逃避。这里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历史的疼痛使这座古老的城市阵阵惊悸，法西斯的反文明行为成了人类内心的一根刺。

这种尖厉的声音还在延续，我觉得浑身发冷，却欲哭无泪。

至今，我没有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怕内心不能承受。

其实，生活中的痛无处不在，使人难以喘息。作为一个女人，我无力去揭示人类的大悲痛，但我力图去揭示生活中的小疼痛，这是我把这些小说结集在一起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写作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当口，向周遭看看，当初携我走进文学殿堂的朋友已循着自己的路渐渐走远，只有暗处传来的声息使我知道这个寂寞的空间里不只是我一个人。我踉跄前行，因为文学这把双刃剑早已刺进了我的胸膛，拔出就会立即死去，不如就让血慢慢流光。真如此，生命亦不失完美。

爱，也是命运的一部分。对一件事物的爱是与生俱来的。我对文学的爱亦然。

自一九九二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至今已整整十年。生活跌宕起伏，潮流汹涌涨落，但我一直以一种诚挚、本真的态度对待文学和写作。我相信，这是对文学和写作的最大的尊重。

作 者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南京

目 录

峰峦如聚	1
将!	18
临界点	32
三个	46
玛纳斯河	63
天堂鸟	79
俘	104
瑞儿二十岁的故事	123
我的小爱人	152
开阔地	162
隐秘的河	187
后记	263

峰峦如聚

天山南麓的大片山脉显出朴拙与厚实的秉性，尤其是在风雪来临的夜晚。你无法知道他究竟要将自己绵延到哪里，他究竟要将自己的雄性气概发挥至何处才算淋漓，才善罢甘休；你也无法探究他这么回肠荡气地围绕出一块又一块盆地与平原，横跨过一条又一条湍急的河水究竟在图制和酝酿些什么？即使他无法割据天空，他也要用他的脊梁遮挡住你的视线，阻遏雄鹰的翅膀。他让你翻越他，让你长途跋涉，他像个顽固英勇的蒙古摔跤手，不仅要战胜你，还要你去战胜他，否则，他的挑衅将永不终止，而你与他的输赢，将永不见分晓。

你以为你熟悉他的脾气，其实，你对他一无所知，即使在你进入他的时候，你距他也很遥远。

——题记

—

风雪在这个早晨悄悄地停了，好像昨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天空、大山与营院的操场相守默契，凝固在清晨的风里。阳光被太阳从空中细细碎碎地飘洒下来，闪着银子似的光亮。

拉练计划是早已经制定好了的,路线标记也已提前设置。雪一停,队伍立刻集合出发。

“我在前你收尾注意前后保持联络,防止有人落队,有危险情况冷静处理。”倪兵飞快地用机关枪连射的节奏说完话,将目光在肖娣皱起的眉头上逗留了几秒钟,像审视子弹是否全部中靶一样瞅瞅肖娣的反应。肖娣微微张了一下嘴,又把话咽了回去。倪兵飞快地跑到了队伍的前方,发出开始行军的口令。半小时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渐渐拉大,每个人都开始用近乎相同的速度向前行进。队伍像一列启动后加大马力的列车在雪地上留下第一行匆忙的足迹。

走在队伍后方的肖娣,被炫目的银白刺得双眼生疼。她眯起眼睛瞄了瞄三十米远的倪兵。倘若不是急行军,她会调整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观望他。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双眼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平淡无谓,但她又不能调遣出轻蔑,她所一直坚守的生命个体是金属质地的坚硬与冰冷。除此之外,她能流泻出生命中的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容她那样轻易地流露呢?她完全是十分突兀地见到了他,就像小说故事里作者所必须设置的那个偶然,他的出现是“故事”的一波三折,得以显示其生命力的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出现得理所当然。

二

肖娣来训练大队的那天是个艳阳天,太阳明晃晃地显示出它的权威。虽然是冬日里的太阳,但因为海拔较高,山上的人们被引到了一个贴近太阳面孔的位置。恰是饭后的时光,一群人围在住宅楼的空地上谈些什么。偶尔传来一阵笑声像豆荚晒得爆裂时发出的“哗哗剥剥”的快活声响。车子就停在那堆“豆荚”跟前。肖娣走下车取行李的当口,看见人群中的军人职衔混杂,从“一毛一”到“两毛四”肩牌上的星星在阳光下都明闪闪地道出每个人资历的深浅,纷杂而又和谐,区别森严而又充满关爱与友谊。你无法道清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少尉站在一个大

校跟前，像大校的直接下属，还是更像大校的儿子。阳光把什么都融化了，弄出含含糊糊和气的味道出来。

但是，肖娣仍不大喜欢这群军人。他们在阳光下的面孔过于温和与安静，缺少军人在作战状态时应有的果敢与刚毅。在这个冬日的艳阳天里，他们就像几片绿色的叶子在进行光合作用，启动叶绿素，使生命一丝不苟地延续着，圆满着。没有硝烟与尘灰，这几片叶子如此地饱满与鲜绿。他们的神情总是介于若有所思与胸有成竹之间，由不得你去细究些什么。

人群中有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她快走了几步抓住了肖娣的手。肖娣转过身这才发现她已有身孕，站立的样子显出几分笨拙，眼睑下方和鼻翼的周围布满了妊娠斑，斑点由密及疏向四周散布仿佛蝴蝶的翅膀。

“我晓得你是谁。”她像个孩子边说边随意地摇动着肖娣的手臂。肖娣原本僵硬的身体突然间不自在起来。在这之前，还没有人对她的冰冷作出如此大胆的亲昵。然而，肖娣终于让步了，她胶合已久的双唇啜嚅了两下，低着嗓门问：“有事吗？”

那女人自顾自地拉着她的手边走边说：“我领你去你的住处。”她回过头冲肖娣神秘而又天真地笑着，瞅了一眼那群人解释道：“他们哪，都是‘暖水瓶’。慢慢地，你会喜欢他们的。”肖娣一路上被她这么拉着，机械地挪动双脚像个木偶。她分明地感觉到这女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温和而又无法拒绝的魅力，她含蓄地让你一点点地接纳她，最后再像海蚌那样将你完全包容起来，消解掉你的硬壳。是的，她定然是这样的女人。

肖娣不自觉地松开了被她握着的手，默不作声地跟在她身后，从背影看，觉不出她怀有身孕；她的脚步十分轻盈，显出小姑娘才有的欢愉。

“你来这里做三个月的见习指导员！”她在前面头也不回，仿佛是老朋友似的熟悉肖娣做出的反应。“你的父亲就是军区原司令员肖克如，对你要求很严格，不过，你也没有让他失望，而且，你来这里也是他的意思，是为了锻炼你，让你一步一个脚印的进步。我说的这些，对吗？”她在楼梯拐角处停住，回过头眼一眨不眨地看着肖娣嘻嘻地笑。阳光和

白雪的反光从窗外折射进来，散落在她的身上。她站在肖娣的面前，就像一株结满果实的秋天里的树。

后来，肖娣终于知道了她就是倪兵的妻子，仿佛是有意安排过的，她被调到三连与倪兵共事，担任见习指导员。

三

原地休息十分钟。已经在大山深处了。

天山山脉的主峰——博格达峰钢蓝色的山体从银光闪闪的白雪披挂中挺立而出，与天空的湛蓝融为一体，成为群山遥远的背景。近些，群山的肢体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山壁间偶尔凸露出一块两块奇特的巨石，仿佛狰狞的怪眼或者是从怪兽中伸出的巨齿。

连这群山也是男性的群山。只有白雪，只有白雪那清新可爱的滋味，漫山遍野地飘飞着。肖娣感到一阵阵眩晕。

倪兵与肖娣蹲在雪地上简单地谈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接着便陷入了各自的沉思之中。虽然共事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肖娣总是在竭力回避任何一个与倪兵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但是，这一次野外拉练，肖娣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了。她不愿抬头看他，或者不敢，反正，这一次，一向严谨的她分不清究竟是哪种情感在支配自己了。

“你现在成熟多了。”倪兵用树枝在雪地上信手勾画着什么。

“唔，是吗？”她想，他这么说只不过是暗示两个人应保持的距离而已。

“对。不过，你仍像个男孩子，虽然少言寡语了，但是……”他没有说完后面的话语，他总觉得在他的记忆深处的她曾经在哪儿犯过一个不易纠正的错误。那个错误究竟是什么呢？

倪兵在七年前到肖司令员家以公务员的身份去报到的时候，肖娣正和他的父亲发生着一场激烈的争执。

倪兵提着行李惴惴不安地跟在首长司机的身后，走进植满果树的首长院。那时，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挂在树木的叶隙后边，逼仄着他只

能微眯起眼睛才能看清前面纤尘不染的石子小径。果树的花朵开得很繁，一簇紧拥着另一簇；蜜蜂也来凑热闹，满院子有它们“嗡嗡嗡嗡”的响动，令人心悸不能平静。走到首长楼房门口，他的心“怦怦”直跳。首长司机给他使了个眼色，让他前去敲门。当他涨红着脸，终于鼓起勇气去叩响门扉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瓷器给扔到地上砸碎的声音。门猛地被推开，倪兵的脑袋被撞了个脆响。一个身影“刷”地从门隙间冲了出来，眼看又要与他撞个满怀。只是，那影子敏捷地一闪，抛了句“碍事”，待再回头细看时，已不见了那人的踪影。司机冲倪兵吐了吐舌头，告诉他，那是肖司令员的女儿，脾气很倔，像个男孩子，今年正读高三。

首长看了看倪兵，微微点了一下头，步履沉重地踱回书房。倪兵猜想首长刚才的颌首是否就是对自己的认可。他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午饭的餐桌上，只有首长和倪兵两个人。首长很少说话，只问了一些倪兵的家里情况和个人爱好。他不停地给倪兵挟菜，倪兵看见首长举筷子的手在微微地抖。

倪兵渐渐熟悉了首长的生活习惯甚于熟悉他自己。尽管只是一些极简单的事情，但他依然要求自己做到精确与细致。习惯是一种需要对方认可的规则，在认可对方的习惯同时，你不能不去放弃你自己要求被认可的权利。无论做什么，他都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首长。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确已经成为首长的影子了。

与第一次遇到的争执相似的，另两次冲突在后来的日子里又接连发生。两次，倪兵都在场。像海水落潮后凸露出的沙滩，冲突的症结渐渐显现出来。每一次冲突之后，首长都要踱回书房，很久很久不见他出来。倪兵很想进去看看他，可是首长有个习惯：书房不容别人进入。倪兵在书房外来回地踱步，时而停下听听屋内的动静——屋内总是静得出奇，连纸页翻动的声响都没有。这时，倪兵为使自己宽下心来，就想：首长他睡着了，首长他睡着了……

每次倪兵看到首长一如往常地走出书房，他的眼里不知为什么总是被一种滚烫所涨溢着，酸楚着。这时的倪兵总想起劳作了一天满脚

泥土的父亲。父亲每次回来总是握着一把锹,而首长出来时总握着一枝老式“英雄”牌钢笔。可是,倪兵总有几秒钟会产生幻觉:首长握着一杆上了机油的老式步枪,步枪的枪身闪烁着诱人的光泽,那光泽足以撩起一个军人对武器的渴求。首长的模样也是年轻时的样子,伟岸、坚毅,充满成为英雄的勇气与自信,肩是平的,脊梁是直的,甚至唇上也只是未曾整修过的细细的茸毛。

那一刻,倪兵恍然感悟到:岁月最先腐蚀的不是一个人的身体,而是他蓄在身体里的精神。

四

倪兵似乎已成为肖司令家的一员了。他像一株嫁接过来的枝节,最后与整棵大树长合在一起,格外熨帖地与大树的其余部分共同成为了一棵真正意义上的大树。但是,倘若倪兵孤单一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是他自己了。他已经被分割了几份。他必须完完全全踏进肖家的门槛,他才成为了他应该完成的自己。一种隐隐的痛像冻疮那样慢慢地侵蚀着他的心灵。他想有人去为他抚一下那冻疮,哪怕只是揭示出给那人看一眼。可是,他不能。

尤其是在肖娣与她父亲发生争执的暴风雪后,那创痛愈是被掩饰就发作的愈剧烈。

“你恨我,对吗?你恨我刚一出生就夺了妈妈的命,你恨我不是男孩不能成为你的翻版,不能完成你想继续完成的事情,对吗?可是,你又不愿说出口,因为你对妈妈心存愧疚,你瞧不起我,连试着爱我的心愿也没有!”那时,肖娣的皮肤晒得黑红,头发削得极短,像个男孩子,歪着脖子,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强劲儿!她极力地忍着眼里的泪,可是她抑制不住嗓子眼的梗塞,这使得她着意伪装的坚强终告失败。她站在那里,像一杆上了膛的冲锋枪,随时都有子弹脱膛而出的危险。

首长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站在肖娣的斜右方,像是在用心聆听。他的双脚站立的姿态是标准的“跨立”,双手环背到身后,颈部微微低

垂，像是被所思考的问题压得很累。

“我只是遵循你的意图活着，你干预了我的生命，我怀疑我自己，倘若有一人每天像一座难以跋涉的大山一样横挡在自己面前，她不去自信才是见鬼！”肖娣走到楼梯前，假若刚才只是子弹上膛，这会儿，她是亮出了枪上明晃晃的刺刀，那刀逼人的锋利闪烁着寒冷的光芒。

她“噤噤”地上楼，突然又转过身：“你自私！你总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你想让我沿袭你的优秀吗？可是，你瞧瞧我，我早已经让你失望了，对吗？”

倪兵一直立在门口，一言不发。此时，他若聪明些他是该避开的。可是，他放心不下首长的身体。这时，他蓦地感觉到前方似乎有一种锐器正向他瞄准，准备投掷。果然，他抬起头，看见肖娣的双眼正死死地盯着自己，倘若这双眼睛里只含着厌烦或仇恨，倪兵反而不会有任何被刺后的痛，可是，他看到这双明亮的眼睛里含着晶莹的露水，掺杂着莫名的惆怅。

“你站在这干什么？两个人就已经很拥挤了。每一次都有你！”她紧咬着下唇。倪兵看见她薄得可怜的唇早已经痛得发白了。

倪兵望着首长。首长望着倪兵。他挥了挥手，那意思倪兵心里很明白：不要与她计较。

然后，首长依旧缓缓转过身去，步入书房，许久许久不见出来。这时，那可怕的痛楚再次向他袭来。在首长高大的背影后，这痛被揪扯得像一张破了的渔网。

有时，笑声也会盈满这座孤单的庭院。

首长在正午阳光极佳的时候，喜欢坐在庭院当中藤椅上看书。这时，倪兵就搬张小竹凳坐在首长膝前，看他读书的神情。首长读书的样子很特别，他在读得渐入佳境的时候，总是用下唇裹紧了上唇，一副很吃力的样子。倪兵忍俊不禁笑出声来，首长一惊，拍拍倪兵的肩膀，用家乡话说：“笑啥？你这愣娃！”倪兵“嘿嘿”地笑个不停，拿出街上买的魔力球在手里弹来弹去。首长看得出神，朗朗地笑了起来。这个时候的首长像个童心未泯的孩子，要人来陪，要人来逗他开心。据说，人老

了就会这样一种心态的。倪兵这么想。

首长与肖娣间两个人的“战争”，是在首长住进医院后彻底结束的。

在最后一次“战争”爆发的尾声，首长踱到书房门口时突然倒下了。首长倒下的姿势很像电影上描述的英雄中弹后仆地而倒英勇就义的样子，他捂着心口，另一只手在空中缓缓地划出一个不太圆满的弧度。在这一瞬间，飞奔过去的倪兵在脑海中飞快地闪过一个疑问：首长在战场上中过弹吗？枪林弹雨里，就没有一颗子弹呼啸着擦过首长年轻饱满的身体试一试他的勇气和胆量？

这个想法令他兴奋不已。在后来照料首长康复的日子里，这个念头每每浮现在脑海里，他就不停地勾勒首长在战场上的壮举。最后，甚至连首长的手指如何扣动扳机的样子他也设想得一丝不苟。他沉醉在想象里，他对子弹与炮弹金属质地的挑衅性的爆裂声有着如临其境的幻觉与迫不及待的渴念。

那段日子离肖娣高考的时间还差三个月。

肖娣终日以从未有过的沉静蜷缩在沙发里。她将一项链的坠儿捧在手心，打开，合上，合上再打开。

她微张着嘴，望着鸡心坠儿出神。窗户大敞着，风把她的短发吹到了额前，散落得反而有了几分情致。再远处，柳枝的绿密密地侵进窗口，一直要点染到她的发梢了。她依旧静着，像一位哑声的歌者。

“你过来一下，好吗？”她看着倪兵走近自己，然后举起坠子放到他眼前。

倪兵的眼前出现了两个人的头像，一个女人，面孔很陌生，另一个，是年轻时的首长。

“我长得像谁？”她从沙发上跳起来，离倪兵很近。倪兵感到一股热的气浪轻柔地袭来，气浪里有一股甜淡的菊花的清香。气浪在他的耳旁打了个“飘”儿又悄无声息地化了。他感到脸膛被什么灼伤，可是，他又极力忍着不去触碰自己发烫的双颊。

“像你爸爸。”

“你……你在撒谎。”

“不，我没有撒谎，你是非常像你父亲的。”

“你是在撒谎。我不像我父亲的女儿，你倒蛮像他的儿子。他从没有一天像你那样温和地对我说话，他对我说话的口气一向都很严厉，只是，到后来我渐渐长大，他反而变得寡言少语了。我看得出你对他的敬慕，你像株小草躲在他这株大树的浓荫里，但是，这样你不会茁壮。你别想依赖任何人，可别把自己给丢个干净。”

倪兵怔在那里，他那隐隐的创痛终于有人走近观看一眼了。

“但，你和从前的几个公务员不一样。他们聪明，可他们胆怯，每次我和父亲发生争执，他们从来就远远地躲着，像尖嘴利牙的老鼠。可你却不同，你为什么不走开呢，直冒傻气，也不为能成为首长的公务员而骄傲，你像口行军锅，呵呵……行军锅，很大很结实的那一种。你不觉得我以后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吗？我喜欢军队厚实而又钢硬的气质，像小时候见到的古长城上的碉堡。奶奶曾告诉我，说我小时候就喜欢在纸上画个小人儿，小人儿组成两支队伍，两支队伍相互开炮，打得不可开交。我一会儿充当我方，一会儿充当敌方，反正都在我的指挥之下，奶奶每次都戳着我的额头说：从小那骨子里就透出股当兵的味儿。”

“可惜，奶奶早早地离开了我……”

她的声音像海绵将忧伤一点点地吸了进去。

她用奇异的眼光盯着他的双眼。他越过她的肩头眺望远处的柳枝，那些绿油油的柳条，绵软而精致，每一片叶子都像巧手的匠人雕刻出来的。它们在风中飘来荡去，像是有着诉不尽的愁思。

“奶奶去了，奶奶若不去，这里还有一个人会喜欢我。爸爸不喜欢我，你喜欢我吗？”她的声音沙哑着，像细沙从沙漏里轻轻地滑落。

那些柳条儿还在飞，冬天来临的时候，枝条上会结满白霜，它们就安静下来，全心全意期待春天的到来。春天给了她们轻柔与绿意——那墨一般浸染洒开来的绿哟，它们怎么也不会背叛春天，怎么也不会挟持着春天在此时炫耀自己美丽的绿纱。

“不，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她的追问因过于激动而显得愚蠢。

“你太不像一个女孩子。”倪兵的心在“突突”地跳，他做了一个决定，因为这一句搪塞，他所做的决定已无从更改，他的创痛今后将不会再有人来观望一眼，它将会悄悄地愈合。

肖娣站在沙发上从上向下俯视着他。

他盯着沙发坐垫上有几滴溅落的清亮的液体洒开来，像几朵小小的印花。那些液体来自上方那个皮肤黝黑的女孩。

蜜蜂又在园子里与花圃里的花朵凑热闹了。“嘤嘤嗡嗡”的一片，开讨论会似的。这声音简直能把人的心思搅一个马蜂窝出来。

“我——恨——你。”

他的眼前，两条细长的腿飞快地凌空落下，又消失了。他抬起头，看见那些柳条感恩似的纠缠在一起，频频地飞。

一个月后，在首长出院后不久，倪兵以请求参加军校统考为由，离开了首长公务员的职务。临走那天，他从花圃里采了一大束鲜花，插在肖娣书桌上的空花瓶里。在他来这里的第一天，肖娣的桌上是没有过花瓶的。不知什么时候，这桌上竟有了一只花瓶，它仿佛是专为等待这一捧鲜花而一直空着。

倪兵望着花朵出神地想：这些花朵原本不该是我的，但是，我为它们浇过水，我让它们中的几枝成为我的，应该是公平的；也请允许我将它们送给这个女孩，这，也是公平的。

那年，倪兵二十岁。那是他平生第一次送花给女孩子。

五

队伍正沿着河流行进。从前方的山隘处越过河流，再翻过那座山，就到了预定目的地了。前面那座山是叠起的山峦中的一座，也是首长翻越过的众多天山山群中的一座。这一点，倪兵再清楚不过了。在首长身边的时候，首长时常跟他提起当年在巴里昆剿余匪的故事，每一次都让他着迷。

“他或许是执意要让女儿继承并争取这种荣誉与骄傲，才让她又来

到当年驻守过的大山里的吧。”倪兵的双眼被群山的钢蓝映得生涩，他时常被群山所感动着；而第一次感动却是在肖娣的家里。

那是在离开首长家的前一天，首长和肖娣都不在家。他在房间里四处走走，用目光与每一个物件告别。每一个物件他都格外熟悉。但是，有一个地方他是陌生的。那个地方曾叫他多少次因为神往而在梦里不断出现。可是，它拒绝他的涉足，它把自己的秘密只留给了首长一个人独享。他试着用手推了一下紧闭的房门，虽然他知道那是推不开的，钥匙在首长那里，这是一个暗示，其实是在告诉你：别进去，无论门是开着还是没开。但，“奇迹”出现了——门居然开着。

他觉得心憋在了嗓子眼。

他又向窗外仔细地看了看，大门紧闭着，楼房的门也紧闭着的，楼门外的纱门也是紧闭着的。

倪兵在推开门的刹那觉得自己终于让一个喑哑的人说出了第一个字眼，他一步步地走进去，就像走进一个人隐晦许久的记忆深处。他还不知道，这一天他将终生难忘。

他没有看到他想象中的高大的书架，成堆的资料和书籍。屋内的陈设格外的简单。在临窗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正对门靠墙而立着一副很阔绰的物品架，说它阔绰还不准确，因为它深重的枣红色显得朴拙，只是每一格的空间十分富余因而就显出几许大器。这是屋内最引人入胜的摆设，倪兵径直走到柜前。柜里摆设的物品很奇特，在柜子的第一格里，一只旧式钢盔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第一眼就确信这是一只上过战场的钢盔。钢盔上没有帽徽；有几处绿漆已经磨损，他将它端在手里细细端详。他相信这不是一顶普通的钢盔。果然，在钢盔的右下檐处，有一个凹进去的弹孔。他的双眼闪烁出异彩。他用手细细地摩挲那个弹孔，他听到了这顶钢盔在被子弹穿透时的呻吟。那一刻，它接受了光荣的洗礼。可是，如今，他用手触摸它的时候，这顶钢盔就因为这个弹孔而成了无可辩驳的勇士。那么，这顶钢盔是谁的呢？是首长的，还是敌人的，或是他战友的，只是上面曾有的血迹早被人拭去了。

在第二列的第三格里放着一枚去掉药芯的迫击炮弹。它分明是经

常被人端详与摩挲过的,它的弹身光滑得有些油腻。倪兵用手握着它沉重而又冰凉的身体,心里忐忑不安而又欣喜若狂,简直就像等待一场一触即发的战役。

他再一次为他的猜测被证实而惊喜:怀念战争!他也在怀念战争。是的,这就是他与这个常用伟岸的身影遮住了他的视线的老军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他与它相连的纽带,而这个纽带只有他自己明白。即使是这样,他仍旧无比的自豪。这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秘密使他年轻的心再一次充满了对任何一种壮举的神往。

在橱柜的最后一格里放着两帧照片。其中一张显然是被发黄的底片放大的了。照片上的人不是很清晰,左边那高大的军人是年轻时的首长,与他并排站着的是一个女人,也穿着军装。但从他们俩之间相距的空间看,(在那个年代)只有他的妻子才能靠着他的臂膀如此之近。这一定是个幸福的女人。她的脸上绽出灿烂的笑。

倪兵的目光被他们身后的大山吸引过去了。照片是以仰角拍摄的,他们并肩而站的背景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重峦叠嶂,恍若进军的骑士。照片上的人物是静默的,但在倪兵的眼里,他们脸上挂着的是战役结束后在较量中获得的快乐的流露。较量!只有战争才是真正的较量。

另一帧照片是与首长在一起的女人的单人头像,照片很灰暗,被庄重浸染出几分哀愁。倪兵这才记起肖娣拿给他看的正是这帧的小样。在相框的底部有几行小字隐约可见:妻陈俊英遗照。倪兵默默地后退几步,向着照片深深地鞠了躬。这位未曾谋面的首长夫人曾是南山支队的剿匪英雄。首长多次提起“南山”这个地名,他仿佛是有意要将这两个字眼逼印到倪兵的大脑深处。

最后,倪兵踱到了首长桌前。首长桌子的桌面保持着素有的整洁,一本台历,一只笔筒,还有装有厚厚文件的文件夹。倪兵没有去动文件夹,他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他扫了一眼台历,台历上的日子,是当天的日期,在台历的留言处有几行匆忙的草体字: